

史記卷第七

項羽本紀第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斷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

不籍年月一添叙去尤見筆力

即叙世系亦無迂語挿入項梁事錯綜而序

英雄本色宛在目前

羽學兵法略知而不肯竟學真能喜兵法者請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真能解書者

二獄掾事止為後羽信任



紀中每段用此是以故以
字為結句

荆軻壯氣又宛在教
中

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
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
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
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木
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
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
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為人所
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
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
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

官卒起兵項家原甚武史
氏言之如畫

特設此八千人為校尉以
之渡江與亭長言江東
八千人之治

召平上有廣陵人三字以別
於東陵召平也

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
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
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
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
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
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
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
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
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
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

項羽始事已定江東而渡江
以西故通篇以東西字作
眼目

方着問陳嬰可即接上陳
嬰者句筆情旋轉若是

異軍謂其與異也蒼頭謂
卒卒中戰國策魏有蒼頭
三千萬

述及嬰母言亦見成敗之理
即婦人能知之矣

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
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
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
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
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
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
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
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
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
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

前已詳述其收兵時總語
之方有因鏈

紀中凡過處接上文皆用
亡字提醒

羽首事即以前所拔者既
龍門亦於此羽不係陳
其極也

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
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距
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
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
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
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
邯軍至粟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
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
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
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

於會薛計事之即接漢
公往入范增先以好弄計
三字標目文自有情致
肯繁

正義帝以前氣魄殊勝
義帝以後漸覺衰頹故
此一節大綱領

民間牧羊句閑冷襲人

據此與齊田榮句無可叙三
田始末

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
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
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
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
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
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
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
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元父與齊田
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

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
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
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
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
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
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
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
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讎
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
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

復揭項梁起東阿教語
所以著項氏驕危之故
愈為梁死併軍啟根也

史記 卷之 項羽本紀

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

善河北之軍一語是斯文法又
好更端

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

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

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

叙鉅鹿之戰踴躍振動極羽平生

三無不字多少醒動

羽叔會稽守則一商借伏莫敢視殺宋義諸將皆憤莫敢視殺鉅鹿諸將皆憤敢從矣已被秦軍諸將皆憤而前莫敢仰視勢愈張而人愈下四莫敢字羽當日勇猛宛然在自矣

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餽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一人不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

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

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僂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

叙之詳宛

見羽派沛二句言約而情多

止三多字中許多描畫

曰善。項羽乃與期。涓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絲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

駁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

先從兵數在天下之勝也

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

倫言當時問答累數十言而沛公窘迫蓋如親也

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踴
將噬者爪編將文者且朴

叙楚漢會鴻門無少參漏
爲非筆力十分何以如是
極寫

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劔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

樊將軍猛於今勃然

上已詳記坐次至樊酒不脫
西向三字傳中針線

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

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

此中冷語

紀中三日為之奈何所此
形容沛公窘迫者至矣

鴻門之宴必有禁衛且行
二十里亦已移時范增方
欲殺沛公漢君臣皆出而
不至召即何壯哉未始
不在也此係太史漏處

楚漢之會皆起於曹
傷故有曰曹無傷言于項
羽及會曰則曹無傷言之
至還軍又曰曹無傷

只教項王度量已盡
可想見

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
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
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
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
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
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
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
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
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
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

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
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
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
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
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
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
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
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
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
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

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

項羽分王天下，一任愛憎，故太史敘事中連用故字，因字又尤錯綜，便整頓。

邯鄲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騫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騫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鄒君吳芮率

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
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
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
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
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
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
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
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
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
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

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
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
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
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
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
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
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
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
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
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

又提入總文中之佳處

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

子房遺反書一事奇絕

於布不往事屬着項王怨布一語似閑也後漢王向走宛棄得九江王布為實根址文中之埋伏法

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阮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

漢王宮自併其家爲漢
註叙大中亦詳委且有軒

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
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
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
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
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
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
軍却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
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
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
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

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
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
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日雖急
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
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
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
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
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
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
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

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

敘事停有惟書其事而人
爲可概見者史稱述紀信
事所謂書事以見其人
之忠也

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

榮陽事已言之數矣於此又提漢王教句脈始有情更不懶散

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

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椀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母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

連用三莫數字所以重
項王也紀中遇戰即保
表羽猛不特揚楚亦
以著漢怯耳

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

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

為項王死者三人耳即叙
次其有舊恩乃知項王之
不能得人也

篇中用當是時凡八處轉
指變換非此三字提醒則
不能發下叙漢曰取故倉
粟曰就故倉食曰兵盛食
多叙楚曰燒楚積叙曰絕
楚糧食曰兵罷食絕曰兵
罷食盡曰兵少食盡皆
紀中關鍵

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
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
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
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
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
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
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
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
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
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

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
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
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
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
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
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
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
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
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
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

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
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
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
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
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竝行屠城
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
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
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
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
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

此段不香淋漓滿紙抑
節奏不奈

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
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奈何虞兮虞兮
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
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
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
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
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
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
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
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

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

項王氣概舉世所駭史氏序之至此千古英雄真可悽惻

羽敗至生氣振動猶壯拔山之勢

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

即次其謂馬童教語何董
動人

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
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
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
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
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
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
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死。
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
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
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

文中大照應

傳中伯力已極獨從
重腫作替更覺快
劣

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
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平臯侯玄
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日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
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
陳涉首難豪傑蠡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
尺寸乘勢起隨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
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
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
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

項羽本紀

史記卷第七
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
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
罪也豈不謬哉

史記卷第七

史記卷第八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
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
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
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
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
產作業及壯試爲吏爲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
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蕢酒醉臥武負王媪見
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及見怪

史記卷八十八 卷八十八
歲竟此兩家常折券弃責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
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
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
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
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爲謁
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
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
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
無所訕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
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

息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
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
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
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
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
舖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
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
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
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
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

綴呂公女二句下文叙事
白醜

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亾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

先叔相者老父不知其處
此言老嫗因忽不見記得
奇異處愈蘊藉

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卽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爲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

前云願從者十餘人又云諸從者日蓋畏之又云沛中子弟問之多敢附者至數百劉季之衆已數百人矣原亦究然

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

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爲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

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爲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卽反爲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寧君秦嘉立景駒爲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

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爲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

述河北之軍恭者羽紀
自是入手

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
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
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
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
是之時趙歇爲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
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徒盱
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
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
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
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令

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
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
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
曰項羽爲人僇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
皆阮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
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
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
僇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
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
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

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爲廣野君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

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轅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龔戰犍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龔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

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驄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與皆降析酈遣魏人寧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

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意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

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

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

鴻門之事剛或作教語而大意已備矣

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卬爲塞王都櫟陽。

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趙工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爲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銷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募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

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爲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爲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

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

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
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爲
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
塞諸故秦苑囿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
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
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
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
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
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爲義帝發
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

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
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
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
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
楚楚因焚燒其城郭繫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
橫立榮子廣爲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
旣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
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
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
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

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

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與關內卒乘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碭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漢王軍碭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

史記 卷八
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

表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獨與

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
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
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
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
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
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
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
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
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
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

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
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
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
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
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
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
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
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
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

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爲齊王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饑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

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阮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

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臯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臯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

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爲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

淮陰侯至柴將軍在
皇帝后陣法也先合不
利於戰法也曰不利用
奇戰既却而左右安縱
因其不利而乘之此戰法
奇正相生也又不尚百而
奇種、具

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爲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爲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甲午乃卽皇帝位汜水之陽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都下邳立建侯彭越爲梁

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爲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

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

之得燕王臧荼卽立太尉盧縮爲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爲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

祖乃尊太公爲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卽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

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爲荆王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子肥爲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爲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

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栢人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爲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爲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縮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

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張春渡河擊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卽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

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爲代王都晉陽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爲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

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覓鬼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

沛於是拜沛侯。劉濞爲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爲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爲燕王。高祖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

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卽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侯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爲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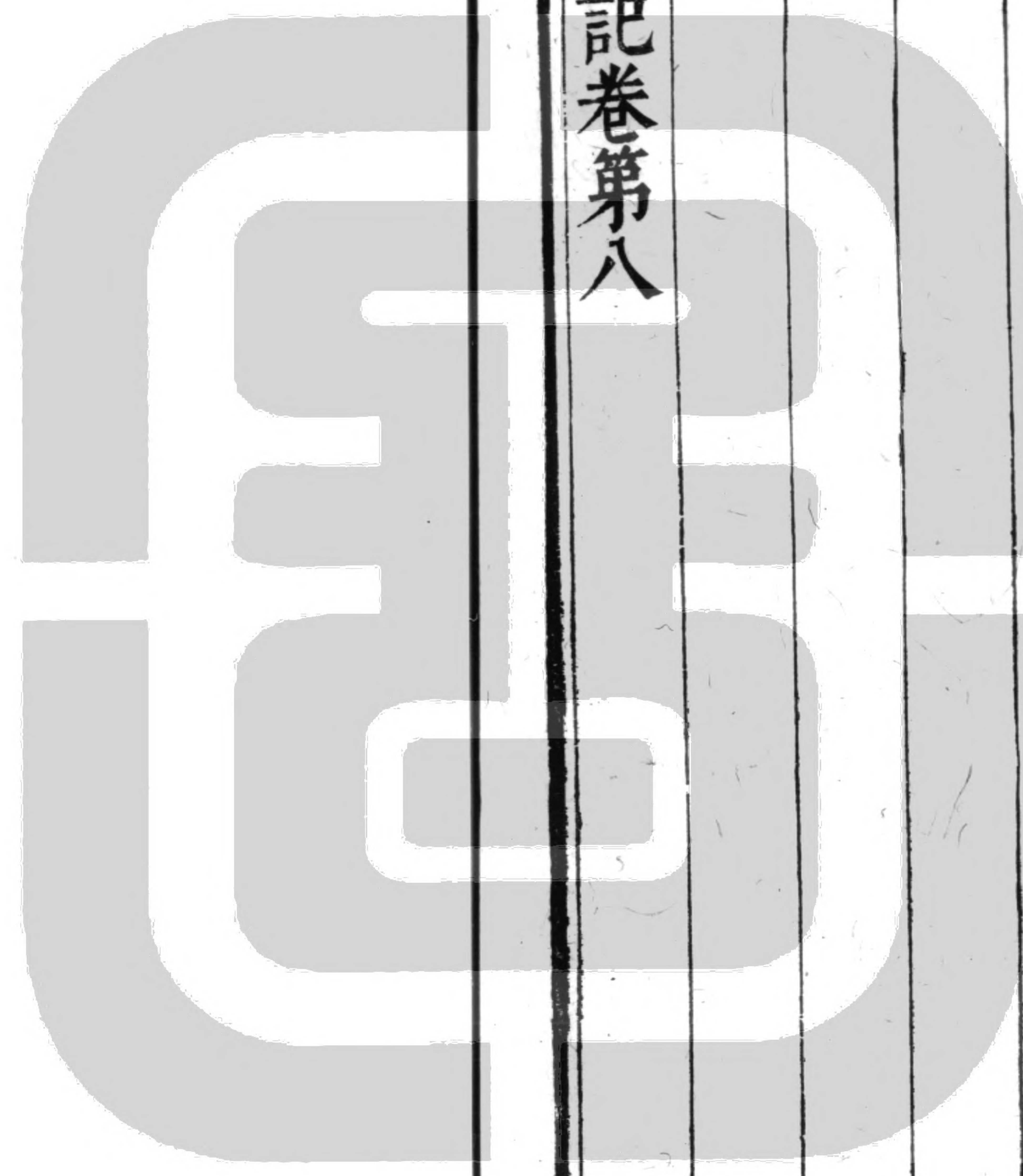
戶民今北面爲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二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已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爲高皇帝太子襲號爲皇帝孝惠帝也令

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爲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爲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爲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纁葬長陵

史記卷第八

史記卷第八



程